毛詩原解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有四

魚在在藻有頒(焚)其首王在在鎬豈(凱)樂(洛)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已)○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羅)其居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

爾此類求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惟此蓋既云在鎬則鎬謂之思武王也不亦可乎〇一章水深則魚樂今魚何在方在藻中水淺故見藻魚困淺水露其頒然之大首民生窮蹙何以異此王今何在方在鎬京豈樂飲酒民旣困矣君能獨樂乎今之在鎬京者非昔之在鎬京者矣〇二章魚在在藻見其莘然長尾民生日蹙何異此而王方在鎬京飲酒樂豈昔之在鎬者其然乎〇三章魚之在藻猶水中也今依于其蒲蒲生岸邊依蒲則水愈淺生愈蹙矣王今在鎬那然安居容知民之失所乎〇頒大首貌莘尾長貌那安貌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叶牡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必沸弗檻減泉叶弃言采其芹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叶芹其旂淠淠譬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叶計○赤芾弗在股邪幅在下叶戶彼交匪紓叶杼天子所予與樂只君子天子命叶明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叶苹平聲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弗纚離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皮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尼矣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淆亂矣菽蕪[illegible]藿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霍爲諸侯落王室之比泉水毖流則安咸沸者陵暴之比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芾言勤也勣王之比赤芾在股不敬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度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比無禮也楊木輕舟

浮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諷今天子所與共奠天下惟諸侯先王爲侑饗以賓之爲朝覲以會之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屛翰固而天子尊故首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來朝者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平無勤王之忠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戲諸侯末年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西周遂亡詩人先見故序謂見微思古也○一章敘可爲菽霍采之而盛以筐筥猶不敢褻也思昔先王之世諸侯來朝則有錫予錫予維

何路車四馬猶以爲微而又以玄色之衮黼斧之裳加賜也○二章觱沸然噴湧正出之檻泉非安流也水激則物不生言采其芹芹可得乎思昔諸侯來朝旂建于車淠淠然飛動四馬有鸞嘒嘒然清和見驂駟之馬則知君子之駕至矣○三章朝服有赤芾垂在其股足有行縢邪束其下芾不掩脛豈垂紳委佩之度乎思昔諸侯晉接不敢紓緩爲天子所熹予故天子錫命之福稱重申之也○四章柞之爲木非萑葦之材其葉蓬蓬紛亂人臣傲僻喪儀亦猶是也有和樂之君子作屛王家鎭安天子之邦明良際會萬福攸同

下逮從行之左右亦便便習禮辨事相率以從也○[illegible]楊木爲舟汎汎漂流大纙繫之猶恐不固先王以恩信親萬國樂只君子天子度其忠貞福祿厚其錫予皆優游喜悅戾止王庭不繫而自固矣○玄衮玄衣畫龍也衮之言卷龍形卷然諸侯衮玄天子衮繡赤白黑雜文曰黼觱沸騰湧貌正出曰檻泉湝湝猶旆旆飛揚也嘒嘒和聲馬駕車三曰驂四曰駟屆至也芾韍通蔽膝也邪幅偪令行纏邪束至膝在股之下柞櫟屬惡木不殿實遁定也平平猶便便辨治也堯典平章史作便章古字通用左右陪臣從行者紼纚

大索也。奕揆同。腜厚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叶染）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渦）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預）。○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平聲）。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叶句）。不顧其後（叶戶）。如食宜饇（叶於去聲）。如酌孔取（叶娶）。○毋教猱（[illegible]平）升木。如塗塗附（叶符）。君子有徽猷（叶玉）。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慮去聲）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牟）。我是用憂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按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為刺騂赤色形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觸也以比不睦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一章騂騂然色赤之角弓其末張也翩然反而外向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兄弟昏姻親則附而疏則離亦猶此也豈可使之相遠不相附乎○二章王疏薄親族故親族亦薄之王以此教之人焉得不效之○三章兄弟之中亦有令善而賢者王雖偷薄彼綽綽有餘自處常厚也其不善者倣王之薄亦以薄報交相為瘉耳○

四章不善之兄弟亦不足校蓋人情兩相怨望此執一偏彼亦執一偏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讓遂至亡身懲忿者任情不通方類此亦可原也○五章相彼老馬少壯其力老猶恃之所以有傲惟之思況父兄老矣王不加優恤是老馬而反視爲駒也曾不顧後日老亦將至邪老者之欲不難償如食則宜飽而已如酌則多取而已所費幾何而王吝于施乎○六章王勿聽讒讒人心本漸王以漸信之猶教猱升木也猱之升木何待於教讒言所以日至而九族所以日離矣然骨肉之情雖屬亦入淤泥塗之中附以泥

塗本相合也惟上之君子有婣睦之美道以貴下賤
則賤者自喜于上附矣何胥遠之有○七章雨雪瀌瀌
其盛矣然而見日則消明主有親睦之誼則九族之
疑滯盡釋今王恩禮不肯下逮而居之不疑屢見其
驕亢而已矣○八章雨雪瀌浮見晛則流今王不能銷
九族之怨殘忍刻薄如蠻髦之無親衆叛親離我是
以用憂焉耳○騂騂赤貌翩反貌凡弓張之則內向
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兄弟同姓昏姻異姓禮內外
小功以下皆稱兄弟令兄弟賢兄弟也綽綽有裕言
不偷也朝不及夕則偷瘉病也無良不相善也一方

一偏也爵卮酒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即不讓爵之意饇飫通飽也孔取多取也猱猶猴一云沐猴母猴也塗水土和為泥也附合也徽猷美道孝弟婣睦任卹是也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即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之意屬即附也瀌瀌盛也晛日色遺乎也婁屢同驕傲也蠻髦猶言胡越無恩誼也西夷曰髦書作髳

弓角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焉（叶斜）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厲）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叶汀）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楊之垂者曰柳柳僂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彖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亦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一章有菀然茂盛之柳豈不庶幾就以休息猶王者覆冒天下人豈不樂求芘但上帝方甚舞蹈勿自暱就之可也使我

往朝以求安靖後將責我窮極雖欲休息不可得已○二章有菀者柳不尚可愒止乎上帝甚蹈厲無自受其病可也使我往求安靖後將責我過邁雖欲愒止不可得矣○三章鳥之高飛且傅于天而不肯下況人心恣縱何所不至我今朝王焉能自靖徒取凶禍爲世所矜憐而已○上帝託天呼王以自怨也蹈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謂頓足怒厲不安靖之貌俾使也靖安也極至也愒與憩通亦息也瘵病也邁遠也居徒也凶矜凶禍可哀矜言刑罰暴虐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朱傳以桑扈至此爲桑扈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古叶)○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月)○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蘊)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彼君子女卷(拳)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於)我不見兮云何盱(吁)矣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改爲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

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王京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王端好惡嚴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袨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焉可無此篇所以存都人士也〇一章王都爲四方之極章服爲齊民之要思昔周京人士狐裘黃黃然禮法之服也容止有常言不妄出舉動歸于忠信四方共式民

誰不御望之○二章彼都人士戴于首者以臺草爲笠
撮髮以緇布小冠從其儉也彼貴家君子之女在首
之髮綢密順直如其髮而止無增飾也今不得見我
心爲之不悅焉○三章彼都人士冠旁充耳用美石爲
瑱以實之從古制也彼君子女淑愼守禮是謂尹氏
姞氏閑家敎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苑積鬱結焉○
四章男子服飾重履彼都人士履帶厲然下垂服有常
也婦人容飾重首彼君子女髮鬢卷然如蠆容有制
也苟今得見之願從之行矣○五章思昔人士之帶非
矯飾而垂也帶自有餘耳君子女之髮非脩飾而卷

也髮自揚起耳今士好奇服女好冶容大雅之風不可見矣云何不盱目而望乎○彼彼都也都周西都人士猶言士人指男子也忠信曰周臺笠以莎草爲笠禦暑雨也君子女貴家之女綢直髮多而美也如髮不屑髢也尹吉皆貴姓吉作姞節南山云尹氏韓奕云韓姞猶後世言王謝也苑蘊也而如逌厲帶垂貌左傳云鞶厲游纓厲與裂通帶裂帛爲之也周禮厲禁亦謂分列界限也蠆蝎也尾末卷曲女鬢毛似之旟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諂平聲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占○之子于狩受言韔其弓叶袁平聲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叶叙上聲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渚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綠與藍皆色也

爲女子事人之比綠蓋通其草澀礪可滌斧鑕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一章綠可以洗滌采之終朝不盈一匊心有所思也念子久廢膏沐髮曲局而不理今且歸沐誰適爲容邪○二章藍可以染采之終朝不滿襜心不專也五月刈藍之子期以五月之日歸今六月之日矣尚不至邪○三章之子在外何所事其狩邪狩必以弓誰爲韔其弓其釣邪釣必以繩誰爲綸其繩獨居無侶同也○四章射爲男子之事釣則婦人可與其綸繩而釣得魚維何魴邪鱮邪聊得覩者庶免孤寂耳○兩手曰匊局卷也襜

裳前帷幅卽今裙也。詹至也。省也。或云與瞻通。見也。

韔弓室也。綸合絲爲繩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去聲)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叶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資)○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

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一章民所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芃芃然盛天有陰雨以膏澤之是黍苗之幸也猶南行之師道里悠遠賴有明主擇賢帥如召伯者撫循之雖勞不怨也○二章方其南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挽輦者我將車者我從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盍云歸哉不久勞汝也

○三章於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車之御我五旅之師我五卒之旅是行也淮夷功成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四章肅肅然整齊之謝功城郭宮室召伯營之不勞而營也烈烈然武勇之征師經營疆理召伯成之不勞而成也○五章謝邑既成徹田畤糧江淮既定疆理來極土地治而高原下隰無不平也水利脩而泉流灌漑無不清也召伯一一有成功宣王之心安矣今曰君臣寧有此邪○召穆公營謝見大雅崧高篇平淮夷見大雅江漢篇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叶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叶鬱)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叶鳩)○心乎愛矣遐不謂(叶外)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改為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辭不逆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即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何不以此詩為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宛

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比。桑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一章桑之爲木。可資以衣。今生于下濕。其柔條阿然。其葉垂難然。君子處窮約。英華發越。何以異此。苟得見之。其樂如何乎。○二章隰桑有阿。其葉沃然而光澤。君子在野。亦猶是也。我得見之。如何不樂乎。○三章隰桑有阿。其葉幽然而色黝。既見君子。則仁賢在位。名譽播宣。而德音甚堅固矣。○四章我心誠愛慕君子。但山林朝市遐遠。不得面相告語。此情惟有中心藏之。相見無日。何能忘之乎。○阿柔貌。難那通。葉垂嫋那。

也幽茂密也孔膠甚固也遐遠也謂面談也

隰桑五章章四句

白華(花)菅(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謀)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皮幽)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廷)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仰)烘于煁(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問)于外念子懆懆(造)視我邁邁○有鶖(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褊)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叶支)兮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申后被黜而作猶以小弁爲宜臼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言以刺幽王耳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言約而該矣朱子謂

嫡后字說亦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清潔共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鍾風聲也鶖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也皆所以比○一章茅生清潔其莖爲菅其秀爲白華采其華菅則以其葉束之夫婦並體相依猶此也王乃遠我使之孤獨菅之不若矣○二章菅茅象勤儉白雲無心英英之氣降而爲露尚能及彼菅茅我以天運艱難適遭其窮於王無怨尤也○三章水之滮急流而爲池背陽向北是寒涼之水也下有稻田尚掌浸灌王澤不下流使我嘯歌傷懷而不忘也○四章桑木所白

出令樵以爲薪仰給烘燎之煁美材而賤用之嫡妻見棄何以異此維彼碩人使我念之而心勞也○五章宮中擊鐘則聲聞于外閨壺失德天下將無效尤乎念此憂心懆懆而王視我邁邁不顧雖欲救正不可得已○六章鶖與鶴皆水鳥然鶖之汙非鶴比也今鶖在梁得魚而鶴乃放棄山林失所甚矣王之爲此實勞我心也○七章鴛鴦匹鳥也求魚在梁則戢左翼以相依物猶如此王之不善夫婦之閒二三其德爲鳥不如矣○八章王之升車必以乘石賤踏之而已然石扁則履者亦卑嬖褻微賤何以異此今王遠我而進

彼所以使我病也○之子碩人皆指幽王英英雲氣白而浮也天步猶時運也猶尤通怨也滮滮流貌卬仰同望給也猶漢書卬給縣官之卬烘焚也煁無釜之竈火爐也懆懆憂貌邁邁行不顧貌鶖禿鶖水鳥性貪汙似鶴色青扁平貌石乘石也王乘車履石周禮夏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猶今門外上馬石也疷病不翅也與祇通亦通作疧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illegible]之食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

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古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愚按行有後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懟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于人黃鳥睍睆

應節趨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果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綿蠻二字爲鳥聲直貫全篇尤不成文理○一章綿蠻然哀鳴之黃鳥止于丘之阿夫鳥栖求木何爲止于土丘之曲乎倦飛欲息不暇擇處也今我跋涉遠道勞苦所望有力者援引念其飢渴而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者以有餘之後車一載之耳○二章綿蠻然黃鳥止于丘之角倦飛求安也以我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而飮食教誨之以後車載之而已○三章綿蠻黃鳥止

于丘之側勞極思休也以我卑賤之分豈辭奔走但畏力盡不能至庶幾有力者一存卹而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耳○綿蠻猶綿聯鶯聲流囀不斷意後車副車也丘隅山尖也

綿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翻瓠互葉采之亨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叶煩番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軒之○有兔斯首燔之炙叶隻灼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裒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勤之雖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賔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而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不可讀矣

○一章幡幡然甘瓠之葉物雖至微采之亨之亦可以

薦君子有酒何況牲牢即瓠葉以爲蔬而酌酒以嘗
情眞事簡豈厭其薄邪○二章有兎斯首雖非盛饌炮
其毛燔其肉爲殽而以酌酒亦可獻賓何況乎牲牢
之備也○三章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以此爲
殽而酢主人亦可矣○四章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
有酒以此爲殽而酬賓客亦可矣○幡幡葉飄貌斯
首纔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近
火曰炙主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酢主再酌賓曰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斬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昭]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叶促]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隻]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拖]矣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義漸石危險之比周在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豕烝涉波東南江海之景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徵也

月離畢雨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網故曰畢主邊兵亦謂雨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慘衰颯亡國之音也（一章）漸漸險峻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經歷跋涉維其勞矣我輩將士自西東征久勞在外無朝旦之暇矣（二章）漸漸之石卒然崔巍山川悠遠孤軍深入敵境武人東征陷沒而不暇復出矣（三章）東南江海卑濕有豕魚白腹蹢躅涉波則風將至矣仰觀天象月次于畢陰主過雨師則雨又

將滂沱矣武人東征遭此天時遑及他事乎○漸漸猶斬斬峻絶貌武人將帥也朝早也不遑朝猶言靡有朝也卒崒同高也沒深入也豕豚魚也有者乍見出沒之貌蹢躅跳躍貌易姤初六羸豕蹢躅烝衆也離麗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條）之華（花）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臧）羊墳首三星在罶（柳）人可以食鮮（上聲）可以飽（叶剖）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陵苕一名陵霄夔生附木其花赤周所尚色也花將落則變而黃以爲周亡之比○一章 陵苕之華生附喬木君子倚賴王室猶此花色本赤而今芸然其黃將落之候矣心之憂矣生計日蹙惟有哀傷耳○二章 苕之華零落已盡秪見青青之葉早知我生如此何如不生之爲愈邪○三章 觀諸陸產牝羊無孕見墳然之大首而已觀諸水族澤梁無魚罶中水靜見三星之影而已山童澤竭閭里蕭條人民饑餓得食亦可矣安望其飽乎○芸

葉隕落也通作抎與隕同○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物瘠則首大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叶鰥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叶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汝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虎○有芃朋者狐叶呼率彼幽草有棧斬之車行彼周道上聲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

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
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
以終二雅為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并
然若朱傳紛紛則錯亂甚矣天地閉物之至微易生
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苕華色赤
周所尚也玄黃赤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咸亨終于道窮故詩
義在比興興非有二也○一章天地生物莫微于草無
草不黃則閉塞之秋矣民生今之世無一日不奔走
道路無一人不將送往來以經營四方者亂離極矣

○二章 草黃未已也腐爛則色變而為玄今此征夫無一人不棄其室家鰥居于外者哀哉獨非人民乎○三章 虎邪兕邪則曠野已耳我征夫乃人也有室有家何乃使之久役在外朝夕不暇乎○四章 芃然而大尾者狐也率彼幽草之中尚得止息征夫乘無飾之棧車行彼周道曾狐之不若矣○玄腐黑色矜鰥通無妻之稱率由也芃尾長貌棧車載任器供役之車無飾曰棧禮士乘棧車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按朱傳都人士以下至此十篇為都人士之什

卷二十四小雅終

郝敬習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爲武王詩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叶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旹）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叶域）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上聲）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叶亦）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叶居良）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音許）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叶筆力）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芳無去聲）
古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改謂周公追
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似未

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删定以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主和大雅多言君德鯁直主敬故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寖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盛衰非爲聲音而已朱子于鹿鳴以下諸詩改爲樂歌于文王等篇無以易之而國語以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歌樂則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

見之樂則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為通用之歌矣○一章
我周一代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其神赫然臨之
在上於哉昭明于天周自后稷以來舊為侯邦其受
天命新自文王始今子孫奄有天下周道豈不光顯
乎天命豈不及時乎文王之神一陟一降今在上帝
左右後王不可不念也○二章亹亹然純一之文王其
令聞不已功德敷施始造周邦維孫與子並受其福
宗子支庶百世相承凡為周臣士者亦莫不光顯世
世同休皆文王所陳錫也○三章周之臣士傳世豈不
光顯乎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猶翼翼忠敬美哉

諸臣生此文王之國文王之國能生此諸臣宣忠効力實爲楨幹濟濟多士是文王所託重恃力而獲安寧者也世顯不亦宜乎〇四章文王至德淵微穆然深遠無迹可窺於哉緝續熙明主于敬而已是以大哉天命畀文王以商家之子孫彼其附麗之衆何止十萬上帝旣命文王皆于我周臣服矣〇五章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殷之臣士膚美敏疾者今皆奉祼獻于周京其奉祼者身服黼衣首猶殷冠彼何以至此王臣有忠藎之心者當念興亡之故勿忘爾祖文王可也〇六章欲念爾祖在於脩德

脩德在於敬天苟能長存敬畏合於天道則是自求多福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于斯宜以爲鏡自知大命不易保矣○七章天命不易爾勿自恣自用遏絶乃身當宣布昭明博訪義理謫問名賢虞度殷興亡之故於天所以承天永命者自不敢怠矣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則所以法天萬邦自起而信之矣○文王商西伯追稱王也陳錫布德施惠也哉載通始也侯語辭本適子支庶子本爲天子支爲諸侯士臣庶也厥猶其謀也皇美也王國文王之國楨幹也築牆者植兩木夾板

曰幹一曰翰三名一物也穆穆深遠也假極也大也之歎辭楚語駭則稱假假是也麗附也十萬曰億不億不止億言無算也服事也膚美也敏便疾也祼灌鬯也祭祀之始以圭瓚酌鬯酒獻尸尸受灌于地以求神也旣祼然後迎牲將奉也冔殷冠夏曰收周曰冕先代之後仍舊服示不臣且明戒也白黑雜繡曰黼藎進也忠愛進進不已也喪師失衆也駿大也遏絕也自用之意宣昭布明也義問以義理相詢問也虞度也儀刑法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

謂周公殺管叔同謗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刪書首堯舜而刪詩首文王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微乎遠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沈)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彷)使不挾四方○摯(至)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貧)于京(叶姜)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杭)太任有身(叶商)生此

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亦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必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忽○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宰天作之合。叶鶴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叶使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欠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姜纘女維莘。叶相長子維行。叶杭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汝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邦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芒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而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周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一章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在下者君德有善惡明明不可掩在上者天命有去就赫赫可畏天意難信王業艱難可不慎乎

紂所居天位也又殷適嗣也乃使之不得挾有四方
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二章我周受天之命始于文
王文王父王季而母太任也昔摯國有仲女姓任者
當殷商時來嫁我周作嬪婦于周京與我王季爲德
之配是爲太任有娠而生我文王焉○三章維此文王
小心愼密翼翼恭敬昭事上帝遂來多福惟其德不
回邪是以受享四方之國此文王明明在下而天命
赫赫者也○四章我武王受命非偶也天視在下命集
于周當文王初年天爲作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
文王嘉禮初擧大邦莘國有女適應其求容非天意

乎○乾五大邦有女其德譬天之妹以禮文納幣定其吉祥文王親迎于渭水之涘造舟爲浮梁以通往來大昏之禮不其光顯乎○乾六天命文王于周之京纘繼世德維此莘國以其長女行歸于周而篤生我武王保安之佑助之錫命之以燮和人心而伐大商孰非天意耶○乾七武王之伐商也殷商之衆其多如林陳于牧野莫有鬭志維望我師來而與起告武王曰今日之事上帝降臨殷人見休臣附爾勿疑我而有二心也○乾八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檀木之車煌煌然鮮明駟馬皆赤身白腹之騵彭彭然盛壯時太公

望爲大師號尚父奮其武勇如鷹飛揚凉佐武王以肆伐大商甲子昧爽會戰之朝旦天氣清明氛祲盡銷此武王有明明之德而天有赫赫之命也○忱信也不易難也殷適殷之嫡嗣指紂也摯殷諸侯之國任姓也仲中女也嬪婦也行配也載年也身妊通孕也言身中有身也洽渭二水名嘉嘉禮也大邦指莘國商諸侯姒姓大姒之母家也俔猶譬也妹少女易兌少女曰歸妹文禮也祥吉也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既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亦謂納徵也造舟爲梁今之浮橋造至也併舟相連至

岸也爾雅曰天子造舟纘女猶言嗣徽音也長子節大姒莘國之長女也行來嫁也銜女子有行之行變和也順天應人曰和如林言多也矢陳也牧野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望也興起也履莘之意臨岸視也貳猶疑也無貳爾心謂爾心無疑我也爾師無虞志恐武王不信已援天自誓也洋洋廣也赤馬白腹曰騵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以爲一代之制凡戎事皆乘騵也師尚父太公也姓姜名望官太師號尚父鷹揚奮身如鷹之飛揚涼作亮佐也肆大也會朝會戰之旦武王十一年甲子昧

爽也淸明無風霾雲翳言天心順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垤）民之初生自土沮（疽）漆古公亶（疸）父（甫）陶復陶穴（叶陳）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姥）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叶虎）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武）菫（謹）荼如飴（移）爰始爰謀（叶媒）爰契（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以）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米）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史）○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公）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叶集）作廟翼翼○捄（俱）之陾陾（仍）度（拓）之薨薨（叶昏）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平）百堵皆興鼛

高鼓弗勝叶升○迺立皐門皐門有伉叶康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杭○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尹厥問柞棫拔叶佩矣行道兌對矣混夷駾退矣維其喙會矣○虞芮[illegible]去質厥成文王蹶貴厥生予曰有疏附叶甫予曰有先[illegible]後上聲予曰有奔奏叶走予曰有禦侮

古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此詩詠大王始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一章我周王業成于文王肇于大王先世從來遠矣緜緜然蔓引之瓜令碩然瓜巳而其近本初生則瓞瓝博耳有瓞然後有瓜令雖有天下而民生始自

豳土沮漆古先公亶父居之民開土室如陶竈上爲
覆蓋下爲穴居因戎俗之陋未有宮室天遣草昧如
瓜之始瓞耳（二章）古公亶父以戎俗不可苟安敏急
圖事來朝疾走其馬循西戎漆沮水滸東至岐山之
下與其太妃姜女遂來相視居宇焉（三章）岐山之南
地有周原膴膴然肥美堇荼生此其甘如餳地美可
知於是始謀遷居以契火灼龜占之其繇肯曰止也
曰是也神謀旣同乃于周原築室焉（四章）迺慰安從
遷之衆止定其居迺有止于左者迺有止于右者而
公宮居中迺疆其大界迺理其溝塍迺徧治其野迺

分授其田於是西畮漆沮之衆皆東往岐山偏執其經營之事矣○五章民事既定乃召司空營建國邑乃召司徒董率徒役使之建立室家先以繩直其位乃束版載土以築垣牆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作廟翼翼整齊也○六章其縮版以築取土盛于器陾陾然多也投土于版薨薨然聲衆也築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築成鉏版再三削治馮馮然堅平也五版方丈爲堵百堵同時併起鼛鼓所以樂工工樂鼓不能止也○七章迺立朝外之郭門曰皐門明遠在外伉然而高大迺立朝門之應門居中應治將然而嚴正迺立大社

之冢土凡動大衆吉此而後行非復昔日之荒陋矣

○軌八古公避昆夷遷國而內不忘備雖不殄忘其愠怒而亦不隕絶其聘問外和而內戒王者馭戎之道也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柞棫之木拔然上竦翳復荒蕪矣行道之路兌然開通無復險阻矣昆夷畏之而駾然逃竄雖有張喙喘息豈復如向之憑陵乎

○軌九比及文王爲西伯而周道大興虞芮二國以爭田之訟質正求平文王以無言之化驟然感動而其良心自生變懼枝而爲禮讓天下由此向風文王盛德所致人知之矣然其所以化成天下者寔謂有率

下親上為之疏附者焉予謂有相道前後為之先後者焉予謂有論德宣譽為之奔奏者焉予謂有武臣折衝為之禦侮者焉雖本文王之聖亦必資賢臣之助而況為後王者乎○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沮漆豳地二水名古公猶言先公陶窰竈也復覆通蓋也穿地為窟上覆蓋以居也胥字相視居宇也廣平曰原周地名堇苣屬根似芋荼甜菜飴餳也契削楚使鍥以未然火灼龜周禮葺氏云焌契是也縮版束版築牆也載自下升上相承載也捄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版也削屨牆成削

治垂複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堵方一丈鼛鼓長[illegible]

也城之中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

宮多庫門雉門諸侯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肆猶言

故今也殄恚也慍怒也惡惡之意隕絕也小聘曰問

柞棫也棫柞屬叢生拔上長也兌通也駾奔突也喙

喘息也虞芮二國名質就正也成平也爭田訟於西

伯求平也蹶動也生良心自生也言二國入周感化

相讓也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朋棫樸薪之槱酉之濟濟上聲辟必王左右趣叶楚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叶俄)○淠(音
彼涇舟烝徒楫(叶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
爲章于天(叶廳)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堆)琢其章金玉
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朱子改爲詠歌文王
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
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
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
育久兔罝野人皆備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
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

謂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恊情協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一章芃芃茂盛之棫叢生樸樕析以爲薪積以爲槱供百祀之焚燎用得其材也濟濟然多士之辟王

羣材彙烝或左或右用無不宜如百體奉心志環向而趣附也○二章濟濟辟王祭祀一舉諸臣或左或右奉璋以助祼獻凡此奉璋者峩峩英偉皆俊少之髦士于禮度攸宜也此辟王祭祀得人也○三章淠然順流涇水之舟衆徒共揖之人力齊則舟行疾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卒一心如恐不及此行師得人也○四章倬然昭明之雲漢爲章于天亙古如斯周王壽考在位丕顯之謨教育熏陶若此其遐遠也孰肯自甘暴棄而不振作者乎○五章追雕琢磨以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辟王砥礪羣英名器光寵何

以異此聖心純一勉勉不倦總攬一世之英賢程材器使大綱小紀無不在聯屬中矣○棫柞屬宜薪樸叢生貌槱積薪乾以待用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璋璋瓚也瓚祼器以黃金爲勺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璋半圭也圭璋皆玉爲之峩峩偉貌淠水名六師卽六軍天子六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作人興起人心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金玉并相也勉勉不倦也綱紀綱羅聯屬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六)榛(爭)楛(虎)濟濟(上聲)豈(凱)弟君子干祿豈弟(叶體)○瑟彼玉瓚(贊)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工)○鳶(沿)飛戾天(叶汀)魚躍于淵(叶因)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淸酒既載(叶紫)騂牡既備(叶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必)○瑟彼柞棫民所燎(叶料)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去聲)矣○莫莫葛藟(累)施(異)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改為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纂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

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即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疑承祖父者厚非以此詩爲詠

太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併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不易詩言志序即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爨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

豈弟者正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親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一章天旱草木萎瘁彼山足有榛與楛其生濟濟盡山高基厚故麓承其潤子孫藉先澤何異此豈弟無憂之君子仁孝承先不勞經營而垂拱似續其受祿于祖考也豈弟焉耳○二章秬鬯圭瓚先世之故物也圭瓚瑟然堅密玉爲柄而金爲勺秬鬯之

酒黄然流注于中有實器則有嘉味盛德蒙福理亦同然故豈弟承先之君子祖考芘之而福祿攸降豈有意於求福乎○三章鳶之飛也戾極于天莫自知其飛也魚之躍也深入于淵莫自知其躍也有天淵之高深故有自得之魚鳥有久遠之世澤故有熙皡之民風豈弟無為之君子從容鼓舞人心欣欣向化久道而不知豈不作人之遠乎○四章清潔之酒既載騂色之牡既備以享祀於祖考君子豈弟之德感格有素以此祭祀因介而得大福也○五章瑟然茂密之柞棫民賚以為薪燎用其材也君子有豈弟仁孝之德

爲先祖所慰勞歆其德也○莫莫然茂盛之葛與藟延施于條枚之上此葛藟自然之性也豈弟仁孝之君子爲先祖所眷芘求福何待回邪乎○麓山足也榛栗屬楛荆屬黃流鬯酒也酌以金勺色黃而流動也鳶鴟類得風則翺翔高飛鳶魚飛躍自然不用力也騂赤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

思齊 齋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甫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叶林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通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平聲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叶繆上聲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叶剖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叶乳 ○不聞亦式 識 不諫亦入 叶熱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叶宅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叶色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朱子改為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為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姑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

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心之德主於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愇乎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於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一章思惟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爲京室之孝婦此文王懿恭徽柔之性成於所生也至於大姒又能繼齊媚之美螽斯不妒忌而子孫衆多妻賢母聖和敬之風洋溢于閨門二南之化所託始矣○二章致敬於廟上順宗廟先公之心而罔有怨恨罔有憂恫敬之至也致和於家而儀刑嫡妻親睦九族調御家邦而有夏咸和仁之至也○三章家庭主和故在宮雝雝而巽順行禮主敬故在廟肅肅而嚴恪此和敬之心雖不顯之處人

所不見而常若有臨人情倦怠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大亦不玷缺蓋仁禮存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四節)德盛化神本乎天性非待前聞古訓而式無不合非待忠言直諫而善無不入故豈弟作人壯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有造今雖文王往矣雖肅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于人心士類鬨風興起而成其名譽爲俊髦之士也○思語辭齊敬也大任王季之配摯仲氏任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大任之姑也母成子故言敬婦孝姑故言媚大姒文王妃大任之婦也徽音美譽也百男

大姒生十子。恩逮衆妾又生子。極言多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恫痛也。刑法也。嫡妻無二。故稱寡兄弟同姓及異姓有服者之通稱。御如御馬之御調和順適也。不顯隱微也。臨視也。無射不倦也。保持守也。肆遂也。戎疾大患也。如因羑里事昆夷之類。烈假光大也。瑕缺也。式法也。古之人指文王。自後世而言也。無斁猶無射。周頌清廟篇云無射於人斯言文王之德久而人不能忘也。孟子云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髦譽髦斯士也。譽聲聞也。髦俊少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朱傳作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今從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虛)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拓)上帝耆(其)之憎其式廓(叶各)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託)○作之屏(丙)之其菑其翳(意)脩之平之其灌其栵(例)啓之辟(闢)之其檉(稱)其椐(其)攘之剔之其檿(掩)其柘(叶柱)帝遷明德串(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佩)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以)則友其兄(叶香)則篤其慶(羌)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桑)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拓其心貊麥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異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叶玩無然
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琫平聲侵阮徂共
公王赫斯怒叶呂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戶以對
于天下叶虎○依其在京叶姜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度拓其鮮原居岐
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叶揚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臨衝閑閑叶賢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叶虢安叶駟是類是禡叶毋是致是附叶扶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叶筆崇墉仡仡乞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錄四方以無拂叶通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一章大矣上帝臨下之威赫然可畏察視四方求民安定而已此夏商二國其政失道于彼四方之國究度安民之君而上帝猶未忍遽絕此二國也待之者久而憎其長惡不悛乃始聳然西顧以此岐山之地與周為王者之宅也○二章岐山林莽崎嶇太王初墾其拔作之屏除之者乃瘣木立死

之菑與傾倒遮蔽之翳也。其脩理平治者。乃叢生爲
灌之栵也。其拓啓開闢者。乃河柳之檉與腫節之椐
也。其攘剔鑿宂使長者。則飼蠶之檿桑與拓也。惟上
帝遷明德之君。故荒穢串習。始爲平夷之路。天又立
太姜贊助其胥宇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三章上
帝省觀岐山柞棫拔然上竦。松柏兌然開通。煥乎一
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
太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文王故太伯讓而王季立。天
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篤周家之福慶
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受天祿不失至于孫

而奄有天下也○四章王季處父子兄弟辭受之際心迹至難明也上帝若有尺寸使量度其心而慮無不當又為清貊其德音而人無非議故其德是非不爽而克明分别善惡而克類道德足以先人而克長政教足以臨民而克君既受讓以王此大邦循理安民而克順慈和愛人而克比比及文王之世其德猶在人心無有遺憾所以既受上帝之福延及孫子也○五章上帝謂文王若曰天下之禍皆起于貪欲惟爾無畔此援彼之心無內歆外羨之心雖處風波危險獨能脫然先登于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帝

命之如此是以密人不恭敢逆大國不奉方伯之約侵阮國至于共地文王乃赫怒整旅以按止密人往共之衆以扶弱鋤彊厚周家之福荅天下仰望之心也○六章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阮之兵既過密人遂自阮疆出侵密王師據險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有敢陳師于我之陵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有敢飲水于我之泉者泉即我之池矣密人既平歸附日衆乃度新原于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作豐邑以爲萬邦之方向下民之歸往也○七章上帝謂文王若曰予懷爾之明德人多脩聲色惟爾純德穆穆不張聲名以形迹

人爭長諸夏躁擾變更惟爾總領諸侯不求雄長諸夏以主變革不識不知順天理自然之法則爾何私何恣于人哉上帝又謂文王若曰詢訪爾寇讐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鉤援與爾臨衝之車以攻伐崇國之城爾喜怒奉天理豈可避讐而縱有罪邪〇八章文王之伐崇始未忍急攻也臨衝之車閑閑徐緩彼崇墉言言高大我師有執敵之生口訊問者連連相續不輕殺也有殺其不降馘耳以獻功者安安從容不輕馘也是類禡告其罪于天是禡禡暴其惡于神將以致其來附而四方聞之不敢玩侮矣及

崇人怙終不服臨衝茀茀奮怒崇墉仡仡堅守乃擊
伐之縱兵肆之斬絕其宗嗣忽滅其國土四方聞之
誅當其罪無有違拂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耆遲
久意猶老人曰耆師久曰老也武王伐商遲至十一
年周頌云耆定爾功成王誅紂子遲至五年書云天
惟五年須假之子孫作民主卽此意也式用
也廓大也言用意爲惡愈大也眷與睠同回顧也作
屛脩平啓辟皆芟除也攘剔則培植之也作拔起也
菑木病死者也翳死而遮蔽他木者也脩平脩治使
地平坦也灌叢生也栵栭栗𣕚屬好叢生檉河柳俗

名水楊椐腫節可作杖攘剔穿剔其繁冗也檿山桑
與柘皆可飼蠶及爲弓幹也串貫通習也夷平也載
始也路大道也厥配太姜也太姜有異識故綿亦曰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作邦作王國也對當也配也
指文王因心自然也善兄弟曰友錫予也錫光猶增
輝也蓋王季以弟待國疑於不友然其天性友愛不
在形迹能脩德以篤周祜於太伯之讓益增光矣奄
覆也全有之也貊淸靜也貊德音人無非議也帝謂
天命也畔去此也援扳彼也內動曰歆外慕曰羡誕
語辭登岸脫險也獨造其極之意密阮二國名密在

今陝西寧州阮在涇州大邦周也共阮國地名徂往也按過也對答也依安也京岐周也侵伐也侵自阮疆密人入阮周師拒之于阮遂自阮往伐密也岡陵泉池皆密地我者蕩平奄有之意矣陳也大陵曰阿度謀也鮮新善也將側也岐南渭側即豐也豐在岐東南三百里自岐往遷也方向也懷眷念也聲虛名也色文飾也長夏爲方伯長諸夏也革躁急變更也如病革鳥革之革亟也帝則天理自然之則仇方有仇之國怨耦曰仇指崇紂黨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因之羑里文王伐之疑於私怨故託天命以明聖人

之無私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雲梯也所以攻城臨衝車名臨敵衝陣之車崇墉崇國之城言言高大也執訊生擒敵人訊問者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割其左耳凡聽獄任左罪其不聽也類祭告天也禡祭始造兵蚩尤也三苗之黨不祥之器故祭曰禡罵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叶提)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叶力)〇王在靈囿(叶郁)麀(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隺)王在靈沼(叶灼)於(烏)牣(刃)魚躍〇虡(巨)業維樅(匆)賁(焚)鼓維鏞(容)於(烏)論(平聲)鼓鐘於樂辟(必)廱〇於論

鼓鍾於樂辟廱。鼉駝鼓逢逢。朋矇瞍奏公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改爲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鍾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艱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故序曰民始附善乎知文王也如徒以園囿鐘鼓

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言詩矣○一章文王之臺靈異之臺也始經度之營謀之王心方遲回而衆民已攻作時未幾而功告成矣經營之始王戒民勿亟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也○二章臺下有囿亦靈異之囿也王在靈囿無論羣黎得所牝鹿亦馴伏濯濯然肥澤白鳥集而翯翯然潔白囿中有沼亦靈異之沼也王在靈沼於哉魚滿而自躍凡此品物之得所孰非王心之豫樂乎○三章王時遊于辟廱有鐘鼓之樂植木爲虡橫板爲業業

上畫采爲牙其狀樅然懸大鼓之賁大鐘之鏞於戲倫序可聽此鼓鐘也於哉人文可樂此辟廱也○五章於倫哉鼓鐘於樂哉辟廱潛聽鼉鼓逢逢然和鳴矇瞍方奏樂事王之樂未終也○經度也營謀也直理曰經周旋曰營靈神異也希貴之辭攻作也不日不多日也麀牝鹿也牡曰麌加攸服得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也翯翯潔白也牣滿也虡植木也業横板也樅業上畫如齒牙狀樅樅然也賁大鼓鏞大鐘論倫倫聲有條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宫辟璧廱通水環遶如璧也廱壅通壅水成澤象教化洋溢也鼉鼓鼉皮冒

鼓鼉形似蜥蜴而長丈餘矇瞍無眸子也幼而無見曰

矇老而無見曰瞍或曰有眸子謂矇無眸子謂瞍公

事也作樂之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按舊本作五

章章四句今從朱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王配于

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識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叶○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烏萬

斯年受天之祜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烏萬斯年

不遐有佐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之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反覆揄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曰繼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故曰繼文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一章我周以武定功然非尚武也武莫如周而下武者亦維周自先代世有

哲王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忠厚積德其神在天而武王脩德無忝三后克對于鎬京也○二章武王所以配三后于鎬京者雖於先世文德作而求之也其脩身立政常合天理天下心悦誠服非但一人一家信之能成王者之大信也○三章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土之人誰不取法所以然者惟其能孝思三后久而不忘故孝思之誠爲法于天下豈徒武功云乎○四章天下信之式之則媚愛之矣所以媚愛此一人應而不違者無他惟以武王有孝先之順德耳則是武王能長言孝思昭哉其嗣先王之服矣○五章昭明之業

在于今日者光被于來世足以上繼三后之迹於哉萬年之久夫命求集受天之福矣○六章受天之福則人心歸之四方諸侯莫不來賀於哉萬年之久不遠獲屏翰之佐乎○下武猶言左武不尚武也遏劉之意配對也媚愛也一人指武王侯維也服事也來方來也許猶所也繩繼也祖三后也武迹也於嘆美辭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聿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畜王后

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必〕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維龜正〔叶〕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叶〕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公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非也本謂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而已蓋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

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一章文王有聲聞以其能遹述先德而駿大之所以有聲也述之以承前而求其安寧述之以啓後而觀其成功前有可法後有可傳文王其君也哉○二章文王無心立功惟受天命有此武功旣伐崇國以討罪又作豐邑以安民皆非得已也文王誠君也哉○三章其築豐也掘淢中之土而因以爲城其作城

也適與制合而不侈大非急于從已之欲以廣其都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來世之孝耳文王誠君也哉○四章文王之事濯然明白無有曖昧其築豐也維毋小之垣四方人心自爾攸同倚仗以爲楨幹文王其君也哉○五章及我武王繼之乃作鎬于豐之東豐水自西東流入渭注河此昔大禹平治之績也四方于此攸同奉皇王以爲君一統之業自是始定武王其君也哉○六章鎬京既建乃作辟雍興學校偃武功以崇文教東西南北無不心服武王其君也哉○七章維王宅鎬稽疑于卜龜兆貞吉王功乃成所以定丕

基遺後人者非苟焉而已也武王其君也哉○豐
水之涯有白粱之芑生焉人材長養猶之嘉穀武王
豈不論才論官而仕之百年之計在於樹人將以遺
孫謀而燕安羽翼其子也得賢裕後武王其君也哉
○聲令聞也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淢與洫通溝也
謂城濠匹合也謂大小合制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
左傳鄭祭仲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皆所
謂匹也棘急通來嗣也來孝後人繼先之孝王后指
文王追稱之辭王公王事也濯明白也牆甲曰垣豐
水在豐鎬之間東北流入渭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

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自鎬視豐水西來故曰東注考卜稽之卜也正貞也卜吉曰貞凶曰悔成之言伐商定天下爲王京也周書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又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卽此類芑白梁粟也仕仕以官也燕翼安輔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謂不足據夫文武之雅豈卽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諡也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終